

清如许处生“金”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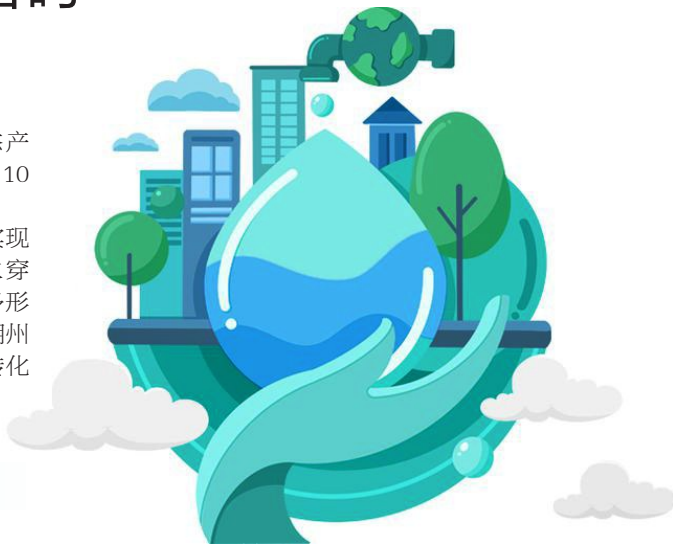
——探全国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优等生”的三阶密码

文/记者 施妍 本版图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水利万物而不争。一滴水，能汇聚成溪润泽万物，也能蓄势成潮推动发展。在湖州，它从安吉石门坑小流域的晨露中苏醒，化作价值1.03亿元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它在德清长春水库的波光里流转，成就全省首单132万元的水利工程共享交易。6月11日，它又在长兴开启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基金的探路之旅，为探索建立水土保持投

入循环机制提供借鉴。今年，在《湖州市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报告》发布之时，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浓娣曾表示，湖州是浙江水利工程体系最完善、水系格局最明朗、水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城市之一，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走在全国最前列，是绿水青山量化变现的先行者。来自市水利部门的统计数据也显

示，截至目前，我市已实现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80例，转化金额10亿元。那么，在这场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之中，我市是如何以滴水穿石的力量，实现多类型、多渠道、多形式的转化落地？连日来，记者走进湖州山水间，探寻全国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优等生”的三阶密码。



从“水资源”到“水资产”的转化之路

在安吉茶农陈宏元眼里，黄浦江源头的溪水只是浇灌白茶的甘露。直到去年3月20日，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在黄浦江源片区的章村镇签约。3328万元的交易额，刷新了老陈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老话的认识。

当潺潺茗溪水被赋予产权价值，从

“水资源”到“水资产”的转化之路由此开启。

“点水成金”的试点背后，是安吉立足水生态资源优势，让无形的生态价值变现落地地的全新探索。为此，安吉县人民政府还相继出台了《安吉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安吉县“两山银行”试点实施方案》

等规章制度，为建立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托底。

在安吉先行先试的基础之上，从去年年底开始，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在我市全域推进。短短半年时间，平原水乡、山地丘陵、山塘水库、小流域溪涧等多地形、多环境、多形态转化案例相继落地，涵盖农村集体水库山塘用水权交易、水产品价值提升、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利风景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域岸线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水利工程开放共享6种转化类型。

仲夏的德清县洛舍漾水利风景区，

清波荡漾、白鹭翩跹。如今，这番美景已不再只是风景，而是当地增收的“绿色银行”。去年9月，全国首单平原河网地区水利风景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在这里落地。德清洛舍漾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550万元的价格，获得洛舍漾国家水利风景区张陆湾村洛漾半岛区块生态旅游资源为期5年的开发经营权，开创了河湖型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先河。

制度活水激活了生态资源的沉睡价值。截至本月，我市累计完成农村集体山塘水库确权登记328项，水权交易24例，生态价值转换金额2亿元。



游客在石门坑生态小流域嬉戏。



溪水运动项目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从“水资产”到“水效益”的破局之路

如果说制度的创新，可以为“水资源”到“水资产”搭建转化的桥梁，那么，要让“生态水”的价值都能看得见、算得清、转得动、变得现，还需跨过价值度量难、确权交易难和落地变现难这三道坎。

为此，我市以转化交易为破局点，让“水资产”源源不断地产出“水效益”。

安吉县祥溪小流域位于昌硕街道、灵峰街道和递铺街道交汇区，面积约49.34平方公里，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技术人员通过VEP核算体系对其生态产品价值进行评估，当最终的数字定格在3.08亿元，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流域，终于因为科学化而身价倍增。

建立核算标准，科学量化生态资产，正是我市破解“价值度量难”的一招。为了摸清生态产品的“家底”，近年来，我市构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机制。一方面，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生态产品总值试点核算，掌握全市域生态资产分布与总量，为考核地方绿色发展、评估生态资源固碳能力、优选项目招引区域等提供决策支撑；另一方面，在全域广泛开展VEP核算，科学量化生态资产，让每一泓碧水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身份证”，为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奠定坚实基础。

长期以来，农村山塘水库因为权属

不清，资源价值转化有限，多数成了“沉睡资源”。破解“确权交易难”的关键一招，正是用水权改革。这项改革破解了农村山塘水库确权发证的难题，在水资源确权发证、价值核算、流转开发、收益分配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水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让村集体开发山塘水库更有底气。

对此，安吉县杭垓镇大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希洲感触颇深。位于大坑村上游的大坑水库在农业和工业上用水量比较少，12万方水资源常年处于闲置的状态。与此同时，村里想发展溪水运动却苦于没有水权许可，只能抱着水缸喊渴。后来，趁着农村集体水库山塘用水权交易的东风，大坑村实现了闲置水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如今，不仅村集体能从溪水运动项目落地中获得32万元的一次性成交收益，村里的人气也越来越旺了，带动了不少村民就业创业。

水权改革的受益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从本月8日起，《浙江省水利厅关于推进农村集体水库山塘用水权改革的意见》正式施行。这意味着，这项改革成了全省推广的“标准答案”，更多的“沉睡资源”将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百姓的“增收源泉”。

“摸不着”的水土保持要想成为可变现的生态产品，最终要过“落地变现”



水权改革“点水成金”。

这一关。从“水资源”到“水资产”，少不了金融之手的助推。市水利局介绍，为了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生态产品开发，我市不断创新绿色金融，围绕用水权、旅游经营权、滨水开发权等创新抵押模式，实现用“生态绿水”换“金融活水”。

今年，我市还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施意见》，明确将用3年时间，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的解决之法，助“点水成金”一臂之力。

漫步在南浔区善琏镇观音堂村毛家漾沿岸，整合水岸文化资源打造的毛家漾里乡村慢休闲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以前这里就是普通河道，现在成了‘聚宝盆’！”看着“水清、岸绿、景美、业兴、民富”的水乡新图景，观音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国琴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杨国琴介绍，在这个水生态文旅开发项目的带动之下，今年以来村里游客逐步增多，仅一季度客流量就达到了1万人次。如今观音堂村已有150余人由此走上了就业之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200万元，“一池生态好水，真的化成了致富的金水”。

德清县盘溪流域东沈村的村民同样感到幸福。凭借盘溪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带来的效益，东沈村先后引入了1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民每年人均增收3000元。

在湖州，像这样以“水效益”推动“水经济”的故事，正在各地相继上演。

藏身于绿水青山间的石鹰村，地处安吉、德清、余杭交界处，是一座典型的生态村。依托“两入股三收益”改革，石鹰村以资源、资产入股，在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实现乡村水资产增值的同时，还让村民实现了“分股金、拿租金、挣薪金”的多重收益。眼下，随着一个个农文旅项目相继在这里落户，昔日静谧的宝藏村庄充斥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已带动村集体增收逾百万元。

由大兴港水闸改造而成的“水闸书屋”，如今已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网红地。在汛期，防洪是水闸的“主职”；在平时，它却能摇身一变，以书屋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休闲、阅读、喝咖啡的场所。作为全省水利工程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大兴港水闸的华丽变身背后，源于水利部门在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基础上，积极探索“水利+”模式，以水利工程开放共享，成为乡村致富的“金钥匙”。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最终目的，让生态红利如清泉流入千家万户，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百姓。”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沈晓金介绍，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坚持“长期主义”，不断探索和开拓创新。接下来，我市将着手启动《湖州市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项规划》《湖州市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办法》《湖州市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录清单》等一系列办法规范的编制，在不断探索实践之中，让湖州“点水成金”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从「水效益」到「水经济」的共富之路

长潭村清水入村项目。